

梅

花



雀

雀 花 梅

主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五年

著者

Amy Carmichael

譯述者

饒古

恩寶

釗娟

出版者

中國基督聖教書會

印刷者

漢口聖教印書局

發行者

漢口中國基督聖教書會

THE WIDOW OF THE JEWELS.

or

LINNET.

B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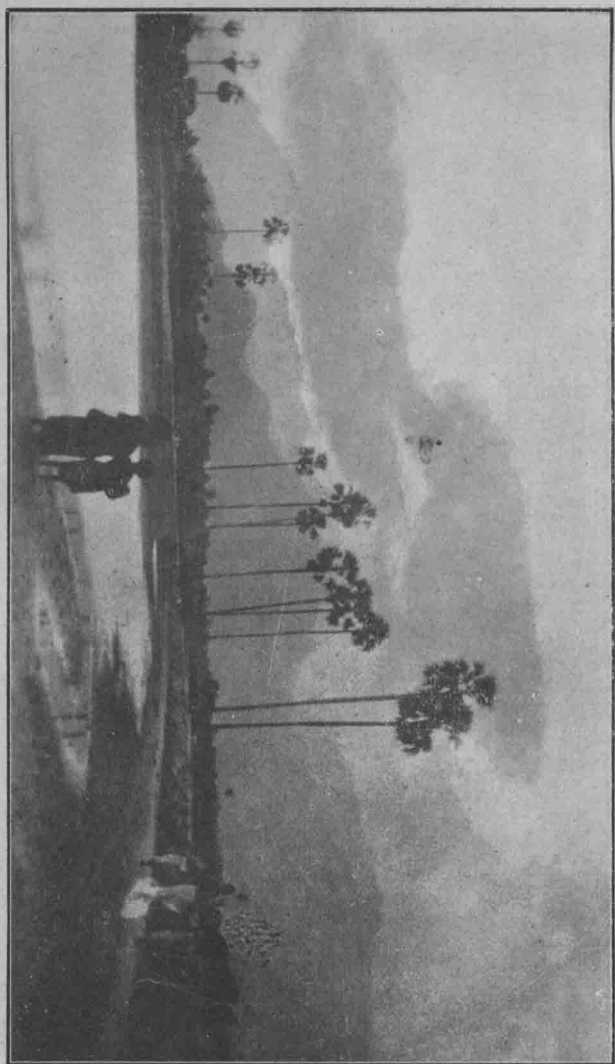
Amy Carmichael.

Translated by

F. E. Gooch & E. C. Rao.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HANKOW



印度風景

幾句介紹的話

去年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六月，臘梅一書出版，許多同道姊妹閱讀之後，表示十分歡迎。就中有幾位來信聲明，曾由本書所載的事實——臘梅信道史，得了無限的安慰，奮興她們，改變觀念，重發熱心，事奉上帝，壯起胆量，為主作證。同時也有人懇商，將臘梅未盡之事蹟，賡續譯出，藉窺全豹。我們聽了這出於意外的消息，心中非常快愉，歸榮耀與上帝，並且加增了我們譯述的勇氣，這是我們要向閱者致謝的。

我們曾經多方蒐羅臘梅受洗之後宗教生活的經過，以鑒閱者之望，惜至今尚未獲得該書之原文，實為抱歉。但譯者（古小姐）不久之前，接到英國友人寄來一信，關於臘梅最近情形，有簡單之說明，特記如下：

臘梅受洗以後，伊的丈夫——華先生，依然泥守習俗，執迷不悟，似無得救希望。但臘梅信心鞏固，經過數年的恆切禱告，得了美滿效果，伊的丈夫居然悔改，信主得救，作了重生的新人。臘梅奉教後十一年，又繼續生了一子一女。伊的長子——小王，也作了父親，生下兩個兒子，所以臘梅現在已是兩個孫子的祖母了。全家雍睦，孝友可風。此外還有一件事，有記述的價值，臘梅富於同情心，一見同道遭患難，受逼迫，總是盡量扶持，百般安慰，鼓勵他們在信道上站立得穩，勇往直前。幼童信道，在印度國是一件難而又難的事，必要受家長的嚴厲處分，或遭戚族的殘害虐待。有一天，臘梅援助了一個受族人逼迫的幼童，逃脫危險，不料幼童的族人，遷怒臘梅，憤不可洩，便呼囂同

族，蜂擁而至，焚燬臘梅的屋頂，以示報復，損失不貲。但臘梅並不因此心懷仇恨，訴諸法庭，追求賠償，仍是一秉至誠，忍耐鎮靜，設法修整屋頂，大有逆來順受的精神。我們由以上的短畧敘述中，得知臘梅敬拜上帝，和信靠耶穌的志向，始終不渝，不屈不撓，勇敢作證，毫無畏縮。諒讀了臘梅故事的同道，聽了這個消息，必感覺快樂的。

在我們蒐羅臘梅故事的時候，無意中得了這本梅花雀。本書的著者，就是臘梅原文的著者，是一位西差遣員，在印度傳教多年，成績斐然。這本書——梅花雀——雖不是根據臘梅的前影，而脫穎出來的後集，但書之內容，確有藤接葛連的關係。因為在臘梅書中所提的幾位婦女，與梅花雀先後發生了密切關係，爲要使遠東的同道姊妹們，明瞭印度婦女界信主的情形，並如何協力拯救她們的靈性。

本書的大意，是要藉着梅花雀的信道史，來勉勵我們今日男女基督徒。因這個無學少識的女子——梅花雀，她的信心，力量，胆識，盼望，確實超過了人們的想像之外。所以藉着她的事實與經驗，可以奮興我們——尤其是一般爲領袖者，堅定信仰，投誠基督，具遠大的眼光，有火熱的愛心，努力事工，領人歸主，這是著作與譯者自勉勉人的一點小貢獻。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恩釗寫於編輯室

序 文 英 雀 花 梅

LINNET
or
THE WIDOW OF THE JEWELS

Last year an earlier book of Miss Carmichael's was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in Hankow,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MIMOSA" was welcomed by our Chinese women and girls, and used of God for their comfort and inspiration, has prompted us to translate a further volume from the same gifted author. Though originally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The Widow of the Jewels" we now send forth the Chinese Version under the name of the heroine "Linnet". Though in no sense a sequel to "Mimosa", certain friends of hers reappear in these pages, and their story serves to show how these sisters of the East have co-oper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spiritual life.

To those who have made the acquaintance of "Mimosa", the following news of her later life, may not be devoid of interest. Her husband has been ~~converted and baptised~~ converted. But there were years of prayer before he would even listen. Mimosa is living in her own Village with her little daughter, who was born eleven years ago, just after the book was written, and her baby son, who is about two years old now. They are turning out very fine boys. Mimosa has helped several others to stand firm during persecution. In one case, the roof was burnt off her house because she helped a boy to escape. But though it was a big loss to her she took it quite calmly and re-roofed the house."

Miss Carmichael says, "Linnet's story, like Mimosa's has helped us to hope..... If we take courage to expect, we shall discover a power and abandon of love to our blessed Lord Jesus that overflows our poverty of faith. We ask far too little of the men and women redeemed by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But do we ask enough of ourselves?"

Florence, E. Gooch.

Methodist Church

Hankow.

Sept. 1936.

目錄

第一章	梅花雀髻齡時期	一
第二章	神是好牧人	七
第三章	黃茉莉	十六
第四章	黃茉莉爲基督徒	二十八
第五章	巨匪的連累	三十六
第六章	火車站的梅花雀	四十七
第七章	得高歌處且高歌	五十二
第八章	無字之書	五十七
第九章	皇天不負苦心人	六十七
第十章	黃茉莉個人佈道工作	七十六
第十一章	往事的回憶	八十三
第十二章	約伯是誰	九十四
第十三章	耶穌的腳蹤	一〇二
第十四章	神歌	一一〇

梅花雀

第一章 梅花雀髻齡時期

梅花雀姓梅名花雀，生在印度國，屬於棕色種人。豐姿綽約，容顏姣好——黑黝黝的頭髮，金黃黃的眼珠，身段長短適中，手足細膩小巧。在當代印度國中，雖不敢說是「國色天香」，但很可以稱得上「小家碧玉」四個字。尤其是她天賦的一副喉嚨，唱起歌來，婉轉幽揚，清脆悅耳，與梅花雀鳴叫相彷彿，所以她取名梅花雀倒也名符其實了。

梅花雀天性純樸，言行端莊，頗有大家閨秀的風範。印度成人的心理，每每諱莫如深，不易猜測。但是小孩一顆坦白率直的心，確實逗人喜愛。印度有句俗語說：「喝不盡的是水，看不厭的是果。」（果指小孩言）梅花雀小時候，天真爛漫，很有一種令人欣羨的稚態。

梅花雀年三歲的時候，照習俗要給她穿耳朵。其法先用荆棘刺透耳垂，再把菽稭放在水中浸濕，中實棉花，貫入耳孔，使耳孔日漸脹大，

其後挂上粗重的鉛環。（中國每年二月十五，俗稱花朝節，女孩子多在此時穿耳朵。其法先用兩指摩擦耳垂，以針刺透，塞以小籤，敷油其上，數日後，抽出小籤，以絲線貫進，直到長成小孔，再帶環子。）梅花雀漸漸長大，於是又將鉛環撤下，換上金環，銀鐺有聲，搖曳生姿，她不但感覺累贅，反倒喜不自勝。因為搖來擺去，另有一番少女嫵媚。不過耳環雖是好看，却沒有一個女孩願忍受那刺透耳朵的疼痛，和塞菽耨棉花的苦楚。

關於梅花雀的宗教生活，是很有趣味的。梅花雀屬於下層階級，凡屬本階級的人，每年須舉行遠遊拜廟，朝山進香。他們最尊崇的廟宇，建築在密林叢蔭之中，天然景緻，極為美觀。離廟不遠有一池塘，其水清冽，一朵朵的荷花，挺立水上，綠油油的葉片，鋪滿池面，來來往往的人，必停步欣賞。廟之四周，遍長着雪白的小花，橙黃色的花蕊，一簇一簇的展放着，將一座廟宇點綴得十分幽雅，煞是一個神秘的所

在。

印度國敬拜菩薩的儀式，非常隆重，先在荷花池行沐浴禮，——或在廟側的聖井汲水沐浴亦可——將身體和衣服洗滌潔淨之後，團團的圍着廟走一週，以後把香花撒在菩薩面前，於是廟的祭司——住持，分給各人一種特別的白泥巴，香客接在手中，用右手的大拇指將白泥巴，擦在額頂上——從鼻端直到髮根，這是印度教最神聖的標記。這種白泥巴的產生，也含有玄妙的意義，原來在印度南方有一條大河，俗稱「聖河」，這白泥巴就是從「聖河」心挖出來的，所以非常名貴。敬拜菩薩的儀節完畢，各香客交付祭司小洋四角，祭司便供給他們的鍋罐與柴火，他們就在濃蔭的棕樹下，立竈造飯，既不受烈日的薰晒，又可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真是人人含笑，個個歡欣。移時，吹烟四起，火光繚繞，開始野外團集的生活。一般天真活潑的小孩，穿着花花綠綠的綵衣，在日暖風和中，嘻嘻哈哈的跳躍着，遊戲着。這種曠達優遊的勝

境，假使各人都存着無虧的良心，處身其間，真是悅情怡性，興趣盎然了。不過可惜的，在他們敬神的儀式中，隱藏着許多邪事，和秘密罪惡，令人一見，大覺掃興，這是印度教的腐敗之處，勿庸諱言的。

梅花雀生長鄉間，既未讀書，又不識字，這是她認為無法彌補的憾憾。說也奇怪，她確實是一個富有知識；性質靈敏的女子。不過她的學問，常識，都是天賦的，那就是說，她是一個「生而知之」的女子。梅花雀會種菜園，四時節令當下什麼種，栽什麼苗，她可稱得是個中能手。至於各樣肥潤法，灌糞法，培植法，修理法，她都有相當的經驗。什麼花，什麼草，什麼菜，什麼種，一經落在她眼裏，都能認明，辨別得一清二楚，毫不含糊。更奇妙的，是梅花雀保護菓子方法，她能使雀鳥，松鼠，灰鼠，不敢偷食樹上的菓子，這是她的獨到之處。

梅花雀的村子，四近都有市場，園裏的菜，樹上的果，都是她親往市上消售。價錢的起落，她也十分熱習。再者，印度國的閨閣少女，必

需學習理家，烹飪，等事，梅花雀自不能例外。她父母並不是富裕之人，爲維持經濟困難的緣故，不得不遇事節省。即常人所認爲家庭中不可少的東西，她也無力置辦，所以她有知足常樂的精神。雖然她有時感覺身體不舒適，但她還是含辛茹苦，忍受下去，誠然是一個樂天派的好女子。

梅花雀十六歲出嫁，頗具健康美，因她生居鄉間，空氣新鮮，景色宜人。絕不像那般城市中的千金小姐，蟄居深閨，足不出戶，風不吹，雨不淋，以致嬌生慣養，弱不勝衣，當梅花雀做新娘的那一天，感覺無限的榮幸與快愉，迎親人簇擁兩旁，音樂隊前後伴送，她和新郎併肩圍近村子走着，此情此景，誠人生之一樂事。印度國舉行婚禮，有些奇離而有趣味的俗套，事先結綵擺花，自不待言。陪伴新娘的女子，須用噴水管把香水洒在新娘的頭上和衣服上，頭髮梳得油光水滑，滿揷香花，真是五色繽紛，香氣襲人了。所以婚後十數日，尙有餘香。以後新娘新

郎併列坐着，舉行會宴禮，筵席極爲別致，菜蔬食品，統是香蕉和牛奶製成的。一雙新人，在衆人慶賀之下，交杯遞盞，人生之幸福，莫過於此。唔！梅花雀此時笑口常開，滿懷暢快，幾不知人間有憂傷事。

梅花雀結婚之後，一連生了四個女兒，却沒有生一個兒子，照人看，這是一樁恨事，但是梅花雀毫不在意，有時雖感想到「沒有兒子，一個也沒有。」的孤悽，但她總是笑容可掬的舉起手來，感謝上帝。所以梅花雀對於四個女兒，異常重視，直如掌上明珠，劬勞撫養，以至成人。當時印度社會中，因家景蕭條，養不活兒女，棄擲不顧，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但梅花雀痛愛女兒，異於常人，百般耐煩，撫養女兒。體質結實，精強力足，耕作田活，與乃母幼年時一樣。

不幸得很，梅花雀的丈夫忽患重病，熱度高壓，雖經多方醫救，無奈病陡藥雜，竟與他賢淑的妻子——梅花雀，和花枝招展的女兒，永訣長逝了。一個滿有和樂光明的家庭，轉眼之間，被黑暗悽楚籠罩了。常

言道：「哭者不歌，歌者不哭。」梅花雀昔日妙曼的歌聲，現在變爲彈淚的悲哀。西方有句俗語：「時間的延長，是醫治傷心人的良藥。」這話確有道理。梅花雀因時間進展，事過境遷，也就把丈夫去世的憂傷，淡然忘下，安心立命的度着她孀居的生活。光陰荏苒，不數年間，梅花雀的四個女兒，相繼出了嫁，也添了孫兒孫女。單留下這位寡母料理家務，自然諸多不便。於是商得女婿的同意，來家幫同耕種，與人無爭，與世無侮，安享天年，不干外事。

第二章 神是好牧人

梅花雀的丈夫死後五年，她計劃出外旅行——朝山拜廟，這是她認爲無上光榮的一件事。印度國南方有一座高山，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古剎，名叫處女寺，巍峨壯麗，香火極盛。寺內供奉的菩薩，是一位三寸金蓮的女神，所以稱爲金蓮足菩薩。這座朝宇外表雖是莊嚴堂皇，神像也裝飾得栩栩如生，不過內容的秘密，就不堪言狀了，凶，惡，邪，

醜，爲處女寺的恰當誄詞。

梅花雀決意要往處女寺進香，又約了一個女友同去，瞻仰這位尊貴的女神。本來她累次打算朝拜金蓮足菩薩，只是脫不開身。因她出門遠遊，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她這次打定主意去一趟，於是積極籌備。梅花雀是以農爲生的人家，所以事先要酌量一切——女兒，女婿，外孫，工人……每日的需用和工作，菜園怎樣佈置，石榴園如何料理。分派停當，擇定日期，便和所邀約的女友，一同動身，奔往那距離三十里的海濱去。那條路風景絕佳，兩旁古樹參天，濃蔭映地，一羣一羣的農夫，在野外插着黃金色的秧苗。路的西邊有蜿蜒的高山，山麓是一遍淺茵平鋪的曠野，宛似綠寶石鑲嵌的地氈。路的南端，是一帶平原，土質深紅，縱目一看，彌覺美觀。所以行人無論在朝曦初升的時候，或在日薄西山的時候，氣候既涼爽，風景又幽雅，真是心曠步健，越走越奮興——全失跋涉勞頓之苦。

挨近海濱的地方，有一排高大的棕樹林，密密層層的濃蔭，映在池水上面，真是美景勝地了。凡到處女寺進香的人，必先在此地行潔淨禮，方可入寺。去時，匍匐在地，一步一拜，如此，才是心虔意誠的表示。當衆香客翻山越嶺的時候，登高一望，遠見那波平如鏡的大海，精神爲之一振。一班活躍的小孩，鼓着小掌歡呼道：「看哪！是海，看哪！是海。」這時梅花雀和她的女友，駐足遠眺，只見那蔚藍的海面，再看那火團似的太陽，奔向天空，心曠神怡，樂不可支。以後二人從容踱下山來。當她二人從處女寺圍牆下經過的時候，眼見那雄威壯麗的處女寺，不禁肅然起敬，不敢貿然進去，因還沒有行潔淨禮。及至走近海濱，雖然岸坡陡峭，但她們爲熱忱事奉女神，以期脫罪去污起見，不得不下到海邊沐浴。

洗畢上岸，離處女寺大門不遠，每人須用三文錢買點聖灰擦在額上。又在攤子上買幾隻椰子，作奉獻菩薩的祭物。再買幾根夾枝桃

紮成的花圈，爲挂在神龕之用。預備齊全了，於是俯首緩步的走進廟裏，誠惶誠恐的舉起兩手，敬禮膜拜。這時梅花雀只顧謙卑誠篤的在女神面前冥思默禱，却沒有留心那站在兩旁雄糾氣昂的守衛兵，更沒有注意那匆匆跑來的祭司。原來這祭司，一眼瞧見梅花雀走進廟來，即斷定她是一個下層階級的婦女，大不高興，心想：「這是什麼人，竟不畏法，擅敢跑到婆羅門教的處女寺敬神麼？豈有此理。」所以祭司呆若石碑的立在那裏焦急，以後氣沖沖的大聲喝吼道：「噯！走！走！走！走！同時舉起兩手，打自己的頭，表示怒氣無處發洩的模樣。接着又用輕囁的語氣，催促她說：『快走罷！滾！滾！滾開去！』梅花雀猛然抬起頭來，惶恐之極，兩頰紅燒，滿面羞赧，好似吃了人家的耳光一樣。只聽到一陣陣的『走！走！走！去罷！滾開！』的聲浪，頻頻傳入她的耳中，她見來勢凶猛，不敢反抗，旋轉頭來，跨出廟門，拼命的往前亂跑，同來的女友，也倉惶的隨後跟着。到了大路口，二人停步喘息，掉轉頭來，遠望那處